

责任编辑：

《世界文学》编辑部西方文学组

612

世界文学丛刊第七辑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西方现代剧作选  
《世界文学》编辑部编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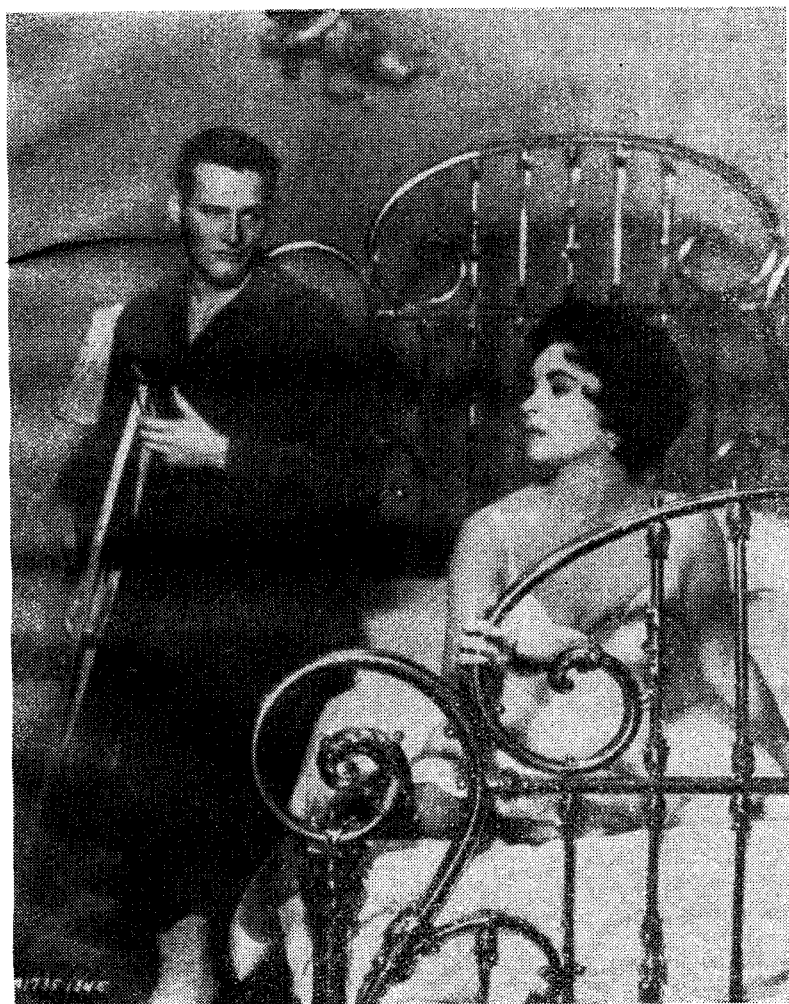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9<sup>1</sup>/<sub>4</sub> 印张 3 插页 415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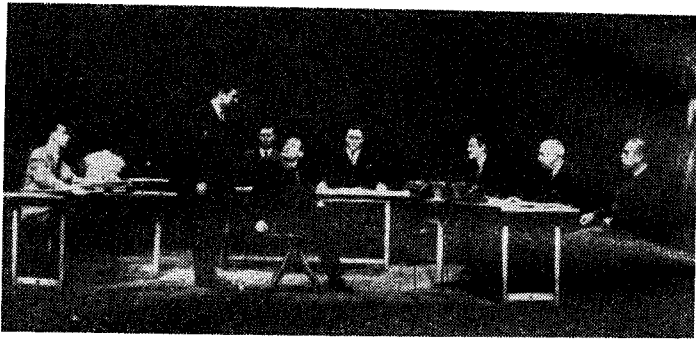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700册

统一书号：10190·092 定价：1.65元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剧照，玛吉的扮演者是美国五十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伊丽莎白·泰勒，布里克的扮演者是保尔·纽曼。



《奥本海默案件》剧照



《奥巴兹》剧照

## 编辑说明

《世界文学》丛刊第七辑选载了西欧和美国现代剧作家的五部名作，除《窦巴兹》外，其余四部均为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表的作品。

西欧的戏剧传统源远流长，英、德、法等国历史上都产生过伟大的戏剧家，莎士比亚、莫里哀、席勒都是永远活在世界舞台上的艺术巨匠。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欧的戏剧舞台以法国为中心，各种现代流派，如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纷纷涌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更出现了影响甚大的荒诞派戏剧。这些流派的剧作用独特的形式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精神危机，无疑是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我国近年来对荒诞派戏剧已作了不少介绍。但是，荒诞派戏剧并不能代表这些国家戏剧舞台的全貌。在英国，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戏剧仍然不断出现；在法国，讽刺喜剧一直受到欢迎，法兰西喜剧院上座率未见衰减；在德国，以如实记录形式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文献剧曾经震动了西方社会。可以说，在这些传统悠久、戏剧繁荣的国家里，现实主义戏剧至今仍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本辑收入的剧作虽然题材不同，风格相异，但是表现手法基本属于现实主义。介绍这些作品，希望能有助于我国读者了解西方现代戏剧继承发扬现实主义传统方面的情况。五部剧作中，《根》是描写工人阶

级生活和思想的英国现代名剧，语言生动，人物形象真实，生活气息比较浓厚。《赛巴兹》鞭挞了二十年代法国政治的腐败堕落，情节曲折，讽刺辛辣。德国的文献剧《奥本海默案件》描写法庭审讯场面，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如实地再现骇人听闻的政治暴行实景。瑞士在战后出现了马克斯·弗利施和弗·杜仑马特这两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剧作家，杜仑马特的作品中国读者已比较熟悉，弗利施的作品却介绍得不多，我们选译了他的一部“现代道德剧”，这部风格独特的剧本以寓言形式表现了现代人在世界性灾难面前的软弱无力。美国的戏剧兴起较晚，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戏剧。尤金·奥尼尔的创作标志着美国现代戏剧的诞生和成熟，在他以后，美国戏剧又有了很大的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重要美国戏剧家当推田纳西·威廉斯和阿瑟·米勒。米勒的作品，我国读者比较熟悉，本辑选译了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戏剧家田·威廉斯的代表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剧本通过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刻画，生动地反映了美国南方一个大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种种复杂心理状态。

本辑每部剧作后面都附有作者生平简介，还摘译了一些有关作家作品的资料，供读者参考。

1981年6月

## 目 录

|                |             |      |     |
|----------------|-------------|------|-----|
| 编辑说明           |             |      | 1   |
| 根(三幕剧)         |             |      |     |
|                | [英国] 阿·威斯克  | 屠 珍译 | 1   |
| 窠巴兹(四幕剧)       |             |      |     |
|                | [法国] 马·巴尼奥尔 | 郭麟阁译 | 86  |
|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             |      |     |
|                | [美国] 田·威廉斯  | 陈良廷译 | 224 |
| 奥本海默案件         |             |      |     |
|                | [西德] 海·基普哈特 | 张荣昌译 | 383 |
| 毕德曼和纵火犯        |             |      |     |
| ——一部没有教育意义的教育剧 |             |      |     |
|                | [瑞士] 马·弗利施  | 马文韬译 | 525 |

# 根

(三幕剧)

〔英国〕阿·威斯克

屠 珍译

## 人 物 表

|         |                      |
|---------|----------------------|
| 贝蒂·布里扬  | 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人，罗尼·堪恩的朋友 |
| 珍妮·比尔斯  | 贝蒂的姐姐                |
| 杰米·比尔斯  | 贝蒂的姐夫                |
| 布里扬太太   | 贝蒂的母亲                |
| 布里扬先生   | 贝蒂的父亲                |
| 弗兰克·布里扬 | 贝蒂的哥哥                |
| 珀尔·布里扬  | 贝蒂的嫂子                |
| 斯坦·曼    | 比尔斯的邻居               |
| 希礼先生    | 农场的一位经理              |

## 第 一 幕

诺福克郡一个孤零零的村舍——比尔斯家。

## 第二幕

第一场：两天之后在布里扬夫妇家的厨房内

第二场：同景，两三个小时之后

## 第三幕

两周后在布里扬家的堂屋里

时间：当代

1959年5月25日在英国考文垂市贝尔格莱德剧院首次上演。

这是一出关于诺福克郡老百姓的剧本，可它也可以说是关于任何其他乡镇老百姓的剧本，其中的道德哲理当然也可以引伸到大城市。但是讲的是诺福克人的事，因此有必要下些功夫弄清他们讲话时的发音。他们有一种独特的口音和声调，根据我本人的体会那并不难弄清（下面举出一些字的特殊发音，此处从略），其他特征均在剧本中指出。

## 第一幕

〔一所坐落在诺福克郡的快倒塌的破房子，里面没有自来水、电和煤气。屋内杂乱无章，家具粗劣而陈旧，如果说显得邋遢，而且缺乏舒适感，那是因为家里有个孩子，致使母亲活计过多，根本无暇认真收拾。

〔到处凌乱地散放着衣物：报纸啦，洗好的衣服啦，大衣啦，水盆啦，一个里面放着要洗的衬衫和内裤的洗



衣盆啦，煤气灯啦，还有汽化油的炉子。室内拉着一根晾衣服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这是在九月里。

珍妮·比尔斯在水槽旁边涮洗碗碟。她哼着一首流行歌曲。她身材不高，胖都都的，和蔼可亲，戴着一副眼镜。从卧室传来一个小孩的哭叫声：“糖，妈妈，要吃糖。”

珍妮（温柔地）戴芬，别喊啦，快睡觉吧。

〔走过去拿一块擦碟布。

小孩声 戴芬要吃糖，糖，糖。

珍妮（走到柜橱去拿糖）听我的话，乖孩子，爸爸回来看见你还没睡着要揍你的。（拿着糖走进卧室）给你——现在睡吧，丫头，明儿早上可别跟我说难受。

〔杰米·比尔斯上。他长得矮胖敦实，金黄色头发秃得没剩下几根，面色红润。他是个汽车修配工，穿着蓝色粗布工人裤，挎着一个军用小提包。他把自行车推进屋内，靠墙放好。看上去身上有点病痛——是在后背周围。珍妮从卧室里出来。

你又怎么啦？

杰米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老婆。我的肠胃疼，肩胛骨之间也疼，疼得我都站不起来了。

珍妮 你先坐下吧，我去把晚饭给你端来。

杰米 算了吧，老伴儿！我现在吃不下去。

〔杰米拉过一个枕头捂在肚子上，躺在沙发上。珍妮瞧了他一会儿。

珍妮 你知道这是怎么搞的吗？

杰米 哎呀，我怎么会知道。

珍妮 我跟妈说起过你这个毛病，她说是消化不良。

杰米 消化不良怎么会他妈的跑到我后肩胛骨中间去了呐？

珍妮 她说有人消化不良闹得太厉害就会从胃一直疼到后脊梁。

杰米 别打哈哈啦。

珍妮 我也是这么说。我说，得了吧，妈，您后脊梁骨也不会闹消化不良啊。她说，你懂个啥，我就闹过这个毛病！

杰米 没有她没闹过的病。（珍妮又走过去洗碗碟，杰米在沙发上挣扎片刻。珍妮哼着小调，没说话，接着——）

珍妮 你今天找谁给你看了？

杰米 只让加拉赫大夫给看了看。

珍妮 （一下子转过身来）谁给你看了？

杰米 加拉赫。他老婆开着那辆阿姆斯特朗牌的旧汽车送他来的。

珍妮 唷，这要不是件怪事，叫我见鬼去。

杰米 （疼痛止住了，站起来走到桌前）你这是什么意思？

珍妮 （到烤箱那儿去给他拿晚饭）我们在乡镇里玩纸牌的时候，裘蒂·梦特兰说加拉赫大夫已经死了。你知道他去年得了癌症，人家说他顶多再活三个礼拜，你不知道吗？

杰米 这些老乌鸦。除非等他们自己死了，别的什么也没法叫他们清醒过来。

珍妮 对了，不能活过三个礼拜。

姑娘的声音 （台后）哟嗬！哟嗬！

杰米 你妹妹来啦。

珍妮 是她，没错儿。

姑娘的声音 （台后）哟嗬！有人在家吗？

珍妮 （冲外喊）快进来吧，姑娘，别哟嗬哟嗬地瞎嚷嚷啦。

〔贝蒂·布里扬上，一个二十二岁、面色红润、体格丰满的金发女郎。她拎着一个手提箱。〕

杰米 她来了。

珍妮 (客气地，然而是很高兴地)你好，贝特丽丝，你好。

贝蒂 (客气而高兴地)你好，珍妮，你好。我闻到的这股香味儿是什么好吃的呀？

珍妮 晚饭的洋葱，庆祝丰收节的面包。

贝蒂 瞧这个杰米·比尔斯啊，最近过得怎么样？

杰米 凑凑合合，姑娘，你自己呢？

贝蒂 还可以，你知道。多咱你再来伦敦看场足球啊？

杰米 噢，别提了，姑娘。我再也不想去看那玩艺儿了。布里扬老爹上次给挤在那一大群人当间，他转过身来说(模仿着)，你们别挤啦，他说，别挤啦。

珍妮 罗尼呐？

贝蒂 过两个星期就来。

杰米 你们结婚了吗？

贝蒂 没有。

杰米 那你得赶紧结婚，姑娘，订婚时间一长可对两条老腿没啥好处。

珍妮 我说杰米·比尔斯，你少废话行不行，快把饭吃了。你每次一说话，你瞧，就少吃一口！所以你老抱怨肩胛骨疼。

贝蒂 你又犯那老毛病啦，杰米？

杰米 可不是嘛！就在肩胛骨当间。

珍妮 妈说是消化不良。

贝蒂 消化不良怎么会闹到肩胛骨当间去了？

珍妮 妈琢磨有些人消化不良闹得太厉害，就会从胃一直疼到后脊梁。

贝蒂 别瞎扯了！

珍妮 我也是这么说。得了吧，妈，我说，您后脊梁也不会闹消化不良啊。她说，你懂个啥，我就闹过！

贝蒂 她什么病都闹过。她好吗？

珍妮 还是那样，你知道。这次你打算呆多久？

贝蒂 在你们这儿住两天，回家住两个星期。

珍妮 饿不饿，姑娘？

贝蒂 有什么好吃的？

珍妮 你瞧吧，就这些。

贝蒂 肝儿？我要吃点！

〔贝蒂坐下吃起来。旁边有一堆连环画报。她挑了一本看。〕

珍妮 呆会儿还有点冰淇淋呢！

贝蒂 (专心一致地看画报)好。

珍妮 瞧她，刚一进来就又看上那堆连环画报啦。你还爱看这些老玩艺儿呐？

杰米 她没怎么变样儿，是不是？

贝蒂 真有意思！我一回到家就恢复了老样子，就好象我压根儿没离开过家似的。我还是干过去那种懒洋洋的事儿，说过去那种老话碴儿。真有意思！

珍妮 罗尼对这怎么说呢？

贝蒂 他无所谓。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从来没到这儿来过，至少打我和他认识起这三年里没来过一趟。可我告诉你(她跳起来，一边说，一边走来走去)我常常看他给他

几个侄子买的连环画报，他有时会大发雷霆——

〔这当儿，贝蒂开始引述罗尼的话，她一边说，一边模仿他的手势和声调，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她看到他的形象。

哎呀，女人家，那里面能有啥玩艺儿把你吸引得入迷啊？你们猜我经常怎么对付？我就坐在那儿，打开一份《曼彻斯特卫报》挡住一本连环画报，继续看！

杰米 《曼彻斯特卫报》？哎呀，这家伙他就不想多找点乐趣吗？

贝蒂 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乐趣？”他说，“乐趣？玩玩乐器是种乐趣，画画儿是种乐趣，看一本书是种乐趣，跟朋友聊聊天也是种乐趣——可是一本连环画报？一本连环画报？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人居然看这种东西？”

珍妮（给大家分饭菜，自己也坐下）我觉得这人古怪得让人讨厌。姑娘，坐下来吃吧。

贝蒂（热情地）可他还是挺有朝气的。

杰米 朝气？你是说有朝气吗？一个连本连环画都不看的人又怎能说有朝气呢？一个人就会啃书本，看看画，听听古典音乐，又怎能说有朝气呢？

〔这时一阵沉默，好象问题本身在勉强做出回答。

杰米 嗯，我认为这对一些人也没有什么害处。

贝蒂 然后他就偷偷从我身边把连环画报拿走，自个儿看起来啦！

杰米 哦，这么一说，他也不是真的在乎啦？

贝蒂 对，因为有时我也认真看书。“其实连环画报也没什么不好。”他会嚷着说——他要讲一讲大道理的时候就

站在一把椅子上，可又不想过分装腔作势。

杰米 是吗？

贝蒂 瞧，就是这样，（站在一把椅子上）“连环画嘛，也没什么不好，可是总在看连环画报就不太好了。足球赛也没什么不好，总是谈论足球就不太好了。摇摆舞也没什么不好，但上帝保佑我可别叫我碰上除了跳摇摆舞啥都不干的姑娘！”（她坐下，接着想起点什么又站起来）哦，对了，“谈论天气也没什么不好，可是别跟我谈！”（坐下。杰米和珍妮彼此看了一眼，好象觉得贝蒂，无疑也包括罗尼，都有点傻头傻脑的。杰米站起来，开始穿好高统靴，扎上绑腿，准备出门去干活）

杰米 那他从来没真的跟你拌过嘴吗？

贝蒂 我们俩也常常拌嘴。你们知道，有一阵子他替我去跟官府打交道。有一次我刚失业还没找到事儿，不想去领救济金，他偏叫我去领。可我一打听，人家说我的所得税交得不够，因此不够资格享受救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可他知道。他去替我办交涉——他跟他妈妈一样，那位老太太跟谁都争论——我就拿到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根本不在行。你们想想，一个土生土长的英国姑娘，除了会买吃的和穿的之外，别的什么就都说不上来啦。所以，他有时情绪不好，便找我的碴儿。“你会说什么呀？”他会问我，“随便找个话题，说说看，用语言来表达。你懂得什么叫语言吗？”可我过去从来就没想过这事——你们呢？这不是跟走道儿一样挺自然的事吗？“嗯，语言就是词汇，”他说，好象告诉我一个秘密似的。“是一座桥，可以让你安全地从一处通到另一处。你

知道的桥越多，看到的地方也就越多！”（朝杰米）可是你看到一处地方，却不知道桥在哪儿，你知道这会是什么情形吗？

杰米（生气地）算了吧，姑娘。你在胡扯什么呀。

贝蒂 对了！你瞧，发火了吧！不过发火也没什么。我爱发火。然后他就会说：“桥！桥！桥！用你的桥呀，女人家。几千年才把它们建立起来，使用它们啊！”这可把我惹火了。“去你的桥吧，”我就会说，“你跟你的桥，都见鬼去吧——我想吵一架。”他就会朝我呲牙笑笑。“你要吵一架吗？”他问道，“这回中间可就没桥啦？”“没桥。”我说于是我们就会吵起来。有时他挺伤我，然后他又会慢慢给我搭个桥——我们俩就又会相亲相爱起来！（天真地接着吃饭）

珍妮 你们什么，你说什么？

贝蒂 相亲相爱啊。午后亲热亲热呗，大姑娘。你们没有那样吗？只有那钟点可以亲热一阵子。晚上要么出门，要么招待客人和消遣；夜里睡觉，上午学习、工作和干些零碎活儿；可是爱情——是得在精力顶旺盛的时候，那就活跃而带劲——午后亲热一阵子嘛。

杰米 那我猜想你天天下午不干活净起腻了吧？

贝蒂 我说的是周末和假期，傻瓜。

珍妮 哎呀，贝蒂，吃你的饭吧！

贝蒂 去你的吧，珍妮·比尔斯，你脸都红了。你们俩难道下午就没亲热亲热过吗？问问杰米。

珍妮（站起来去拿甜点心）住嘴吧，丫头，吃你的冰淇淋，是杨梅味儿的。杰姆斯，还要点吗？

杰米 (在系皮靴带的半当腰, 接过盘来)好,再来点香草的。  
(吃起来)这奶油不赖呢! 是用一头泽西种的母牛挤出来的奶做的。

贝蒂 这也好吃——是用粉红色牛奶做的吧?

[停顿。

杰米 是啊!(停顿)从一条粉红色母牛身上挤下来的奶!

[停顿。大家都在吃冰淇淋。

珍妮 (一边吃)你还记得狄凯·斯玛特吗, 贝蒂?

贝蒂 (一边吃)谁?

珍妮 (一边吃)你上次回来时, 咱们跟他在仙鹤餐馆一起喝过一回酒。

贝蒂 (一边吃)记得。

珍妮 (一边吃)他上星期四让一头公牛顶伤了。左耳朵差不多整个掉下来了, 膝盖破了, 肋条骨折了, 大腿的韧带也扭伤了。

[大家吃完之后, 停了一会儿。

贝蒂 (委婉地)他可真倒霉!

珍妮 是啊,(对杰米)你现在就走吗?

杰米 嗯。

[珍妮在收拾盘子。

贝蒂 你还有份活儿要干吗?

杰米 对。

贝蒂 这种天气干活可真够呛。

杰米 现在天气还不算太坏, 再过几个礼拜, 黄霉天可就要来了。

贝蒂 今年你们都有什么收成?



杰米 收了马铃薯、胡萝卜、大白菜，还有紫萝卜头啦、莴苣笋啦、洋葱和豌豆啦。可我搭架子种的瓜豆今年收成都不怎么样。

珍妮 我对那类玩艺儿倒不怎么感兴趣。

贝蒂 那你们今年收成还挺不错啦？

杰米 对。

〔杰米开始磨一把镰刀。〕

贝蒂 (跳起来)我帮你洗碗碟。

珍妮 不用了，姑娘。

贝蒂 抹布在哪儿？

珍妮 这儿呐。

〔贝蒂帮助把桌子上的碟子收拾起来，接着帮忙涮洗。这时场上的沉静需要组织一下。这出戏自始至终哪个角色都没流露出生活显得紧张的迹象，贝蒂的大喊大叫是个例外。他们一直按乡村生活常规方式过日子。白昼来临，夜间睡觉，春夏秋冬轮番出现，很少有什么让他们感到惊奇的事。他们一时高兴谈起话来也主要从闲聊开始，说得也很快，好象总有人在听着似的。他们的幽默感敏锐，可是乏味。相互之间没有深厚的感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当中若有人快死了，其他人并不感到难过。这种沉静很重要——如果我们想了解他们的话，这种沉静就跟他们说话的方式一样重要。〕

珍妮 伦敦的罢工怎么样啦？伦敦没有公共汽车可成什么样儿啦？

贝蒂 好极了！一点声音都没有——那些街道呵，你们要是看见那些街道呵，行人川流不息——整个城市看上去充